

續古文辭彙纂

一函
十二冊

蘇子舟

如學

PDG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五

下編之七

雜記類

湯潛庵石塢山房圖記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初任江西嶺北道告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辭官至工部尚書諡文正從祀

孔廟有湯子遺書

吳郡山水之佳爲東南最而堯峯名特著者則以汪鈍翁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讀書其中四方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以自壯而鈍翁常杜門謝客有不得識其面者則徘徊澗石松桂之間望煙雲杳靄悵然不能去也以此鈍然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子咸中舊家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勝一旦攜家卜隣構數椽於堯峰之麓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掃落葉烹茗嘯歌晏息乎塢中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稱相得也鈍翁應召入都咸中復從之舍舟登陸千里

黃塵追隨不少倦。蓋其有得于鈍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于城西草堂。讀其所爲堯峰山莊諸詩。慨然欲往游。不果。至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所學。大約以鈍翁爲宗。閒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旣心儀其爲人。而又自悔不獲身至堯峰。以觀其所謂文石乳泉者。猶喜得于圖中。想見其藤門蘿徑。芒鞋竹杖。相過從吟咏時也。乃撫卷太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據終南之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謂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寶閒。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詞之工。猶爲後人所豔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學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敢望者。咸中志趣卓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僅僅裴迪比。其見慕于後人。更當何如也。故爲之記。

朱竹垞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宮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主旦于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眞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仁宗手詔有云老臣朕之所眷禮也故于引年辭疾者從其請增其秩給其奉加恩及其子孫遇大禮許綴舊班失儀勿劾宋之敬大臣體羣臣可謂至矣舊制在京曰內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元豐再定官制緣祖宗所設不廢居是位者食有奉衣有綾絹羅緜兼有餐錢相循爲佚老優賢之典焉杭州洞霄宮自熙甯初設有提舉高宗南渡特改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歲有其人稽之國史合之野紀其先後倫序爵里姓名猶可得而考也康熙癸酉九月予尋大滌洞天閱鄧牧心所撰志建炎以後主是祠者前

言往行均未之載并爵里姓名亡之堂中止設昭武李公新安朱
子二主因語道紀司遺獻不宜湮沒許爲補錄書之壁歲華荏苒
一十四年乃始具錄寄之自建炎迄咸淳凡一百一十五人嗚呼
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致自殺其得安
車駟馬賜金歸里者幾人哉南宋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
幸然迹其避賢者路未必皆安于義命有再出而僨師辱國者百
世而下公非公是之心人皆有之安能箝天下之口而淆亂其功
罪易之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升而不已必困君子所貴乎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夫趙蒙胡交修李正民以徽猷閣待制
季陵以右文殿修撰衛膚敏沈晦以集英殿修撰法原以顯謨閣
待制紀傳概書曰提舉竊疑所充乃提點主管之職與提舉蓋有
別矣至于文公當日第主管崇道沖祐雲臺崇福太乙諸祠提舉

鴻慶一宮未嘗主此地事從其實故不書康熙四十六年秋七月
前翰林院檢討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入直南書房纂修明
史一統志秀水朱彝尊記

朱竹垞尚書杜公疆理記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廈門以次列戍於時總督
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啟聖上言今投誠之眾率前遷徙界外之民
勒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爲盜莫若以界外田地按籍給還
并弛海禁收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僉持不可二十二年
夏靖海將軍臣琅克澎湖島秋臺灣平捷書至皇帝嘉悅解衣
賜琅并製詩褒美焉誕諏吉日告祀孝陵冬十月戊寅皇帝
若曰海壖之弗靖權畫地以民遷民之蕩析朕畫傷于心久矣茲
海澨永清界外田畝宜給還耕墾咨汝工部侍郎世鑑副都御史

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內閣學士石柱偕往閩粵欽哉其
善體朕意定軍之制圖民之艱於是杜公拜命出是月己丑發京
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皇帝申命進公工部尙書公乃諏日展
界自欽州之防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一
十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
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懸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
之疆理復矣自福甯州西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
十四衛四所五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
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三十三而福建之疆
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涉不啻三萬里蠻煙瘴雨
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舞公與僉僕六七臥起油幕虎觸其藩不
懾鬼嘯于林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觀莫及行則射麋以爲糧縫

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溫飽。忘一身之辛劬。勞來安集。俾
氓反其宅。商趁其墟。苗秀于田。水歸于壑。牛宮豕圈。鷄栖鴨闌。各
得其所。甫終歲。告成于闕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蓋於南國
矣。當周盛時。召康公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懷之曰。昔先王受命。
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曰。式辟四方。
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公奏績于先後者。公以一
人兼之。宜爲至尊注意。而六卿掌其四也。公旣歸田。考終特未
邀易名之典。彝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國史。因追
憶聞于公者。麤舉大綱。作記焉。

朱竹垞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石也。
稍溝以爲池。不必贅以甃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卽其中境轉。

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
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
國政。往往治園囿於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
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
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
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
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
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勲
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
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
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
孜孜恆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彝尊客山東。

時道經臨朐。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別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圯者當葺。公輟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治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爲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彝尊。椎鄙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姜湛園十二硯齋記

余至京師。交汪舍人蛟門。聞有所謂十二硯齋者。輒欲一至其處。舍人曰。無有也。硯者。吾夢也。而齋者。吾所假於大司馬梁公之館。

以挈吾妻子與奴婢所朝夕而處者也。自吾之來京師。攜一硯。粗理而不受墨。其旁緣缺然。吾挾貲以僦人之居。則朝至而夕徙。然而硯者。吾之所癖好也。嘗夢得之。其數十二。故以名吾齋。聊以寄吾生平之趣而已。余曰。善哉。子之所託也。今天法法而生者。其所需於物者。甯有涯耶。膏澤取於天。貨財取於地。日用玩好耳目之養。取於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草木之繁夥。若是者。何一非假之於物者哉。及其事去時移。則向之所需。泯然無一存焉已。夫且與物而俱化。而愚者妄信之。以爲實然。且執之以爲已有。庸詎非大惑歟。夫日中而行。索夢於途之人。指逆旅而號之曰。吾廬也。則人必溺然疑之。而不知吾生之孰非夢。而吾所居之孰非逆旅也。不亦悲夫。若知凡物之本非吾有。吾皆得資之以爲吾用。此其爲樂。豈不大哉。其處也。仰而採於山。俯而汲於泉。煙雲足以資吾之懷抱。

琴書足以供吾之嘯傲。其達也。宮室帷帳以爲安。黼黻旗旂以爲飾。鐘鼓筦絃八音之備以爲樂。肥甘以爲吾之飲食。而興臺以爲吾之使令。彼其初皆非有與於我也。而吾皆得而有之。其得之以爲固然。取之不知其爲誰。子終身享之而不可以厭。是尚不知吾身之爲吾有也。而況凡物之自外至者乎。故曰。身者天地之委形也。知身爲吾之所本。無與物之原。未嘗爲吾有。以無有遇無有。則汜然而若辭。充然而不居。若是者。以語于道。則幾矣。然則舍人疇昔之夜。殆非夢也。子之硯固在。而子之齋固不待假而有也。子以舍人爲知道。得莊生齊物之趣

胡稚威蒲州府復凍姚二渠記

蒲晉之坤。河帶如玦。川在州域。北汾南凍。凍自唐都督薛萬徹導水。夏縣至臨晉西。委張澤入於河。解之平陸。泉出橫嶺。澗合溪赴。

會流以盛。隋都水姚暹渠引焉。至蒲虞鄉縣澤首受。亦西入于河。然暹所引本北魏永豐舊渠。而酈善長謂涑水西逕郇瑕。又西南逕張揚城。屬於陂。則非萬徹暹所始營。唯二渠源濱山谷。悍挾泥沙。時時滯不循其理。久益爲變。暹徹所以條其攸歸。必使之復去。害致利。以予其民。宜著史書。稱名勿絕。至今渠自兩人後。開塞幾變。近廢不治。瘡甚。而張澤者。卽善長書涑所屬陂。今以爲湖。變其名。五姓湖。故瀦渠。郵以輸河。涸三數十載。鯁前時入河道。凡二渠積闕。流當就湖者。或不能至。若夏秋會甚。風淮雨噓。漲鼓怒。涑衝暹渠。力併壯決。敗解鹽池。蕩廬稼。駿撼郭邑。因鹵注湖。莫有洩容。游波蹕騰。四齧原陸。蒲解之人。用爲困。河東兵備道喬公涖蒲。三年。政理孔成。邦俗大和。前甯武太守周侯用循賢。移知蒲府事。相與謀。吾民幸保生聚樂安業。今數縣氓庶釋咨畢恬。猶若未者。且

解池繫國賦鉅。唯水是病。卻留底輯。使無濫沈。川瀆順性。歲種時
慶。經務之要。莫急且先。乃召父老。告以渠河興罷孰利。咸曰。苟導
復之利。世世於是。計涑與暹渠左右。夫家其田。溉潤得及者。率戶
役焉。其非蒲所治而統於河東爲解州。以畀其守。其在蒲縣。四曰
猗氏。臨晉。虞鄉。永濟。周侯董其令。分主之。以爲禹治水。施先下流。
湖渠同時。乃畚乃鑿。乃疏乃穿。乾隆甲戌春正月。水功是興。逮四
月。成。自解安邑屬蒲。永濟。三百餘里。循渠樹防。翼翼傑傑。式砥式
遏。而邸家營者。介虞鄉猗氏。勢尤南庫。異時涑橫擣入里。爲巨浸。
狂溜勇淘。地益底深。岸高下絕懸五六丈。崩口不可塞合。周侯謂
此涑要害。如軍陳攻守。必爭險勝。出俸錢買其傍田。盡土實之。奪
其凶門。卒杜服。上爲其隄。崇築加仞。厚固彌鞏。責官吏以時衛於
是。憤帖鬱宣。潦縮其暴。平野者。壤出其淪於墊者。昔若食得饒茲。

委壑如紡土燥厥穉復於田耕塗權里歌忘其恐懃方役之興公
及周侯躬巡渠所勞其人勿怠日夕旣訖徧酒肉賚賜慰遣焉今
夫去疾病而復於壯者之爲復國地失而復克取有之之謂復城
郭道路陂澤隄渠其旣廢而治興焉之謂復修其圯壤其患用其
利猶起膏肓奮武烈均乎大庸子診斯謀美河東公功太守侯之
勞烈同德協慮康享斯民視邇萬徹所爲尤有尙思揚其光嘉昭
無休且告繼爲政者斯循之亦克保奠以終永厥緒毋墮

姚姬傳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丘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
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
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
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

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專門。及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旣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攜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攜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攜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攜約之才。

志學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質。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末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撫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撫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峴亭記

金陵四方皆有山。而其最高而近郭者。鍾山也。諸官舍悉在鍾山西南隅。而率蔽於牆室。雖如布政司署瞻園。最有盛名。而亦不能見鍾山焉。巡道署東北隅有廢地。昔棄土者聚之。成小阜。雜樹生焉。觀察歷城方公。一日試登阜。則鍾山翼然當其前。乃大喜。稍易治其巔。作小亭。暇則坐其上。寒暑陰霽。山林雲物。其狀萬變。皆爲茲亭所有。鍾山之勝。於茲郭若獨爲是亭設也。公乃取見山字。合